

茅盾文学奖得主柳建伟继《突出重围》之后
又一部当代军事长篇小说力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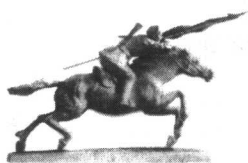
石破天惊

柳建伟 杨海蒂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石破天惊

柳建伟 杨海蒂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石破天惊/柳建伟 杨海蒂著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2005

ISBN 7-5033-1904-6

I. 石... II. ①柳... ②杨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46797 号

书 名: 石破天惊

作 者:柳建伟 杨海蒂

责任编辑:余天宝

装帧设计:十亩工作室

责任校对:马 涛

出版发行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

电 话:66531659

E-mail:jfwy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新华书店发行所

印 刷:海军政治部印刷厂印刷

开 本:A5

字 数:370 千字

印 张:14.875

印 数:1—50000

版 次: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3-1904-6/I·1501

定 价:26.00 元

作者简介

柳建伟：

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副主任，中国作协全委委员，中国作协影视委员会委员，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。曾获茅盾文学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、夏衍电影文学奖一等奖、冯牧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、人民文学奖、华表奖、金鸡奖、飞天奖、金鹰奖、解放军文艺大奖等奖项。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时代三部曲》（《北方城郭》、《突出重围》、《英雄时代》），电影《惊涛骇浪》，电视连续剧《突出重围》、《英雄时代》等。

杨海蒂：

《长篇小说选刊》编辑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著有散文集《杂花生树》、杂文随笔集《乱弹》以及长篇报告文学、电视连续剧等多部。



责任编辑／余大宝／责任校对／马
涛／封面设计／十亩工作室○裴海斌

谨以此书

献给共和国战略导弹部队

目 录

第 一 章	(1)
第 二 章	(24)
第 三 章	(48)
第 四 章	(69)
第 五 章	(92)
第 六 章	(113)
第 七 章	(134)
第 八 章	(154)
第 九 章	(177)
第 十 章	(200)
第十一章	(223)
第十二章	(246)
第十三章	(269)
第十四章	(294)
第十五章	(321)
第十六章	(342)
第十七章	(364)
第十八章	(383)
第十九章	(403)
第二十章	(426)
第二十一章	(443)

第 一 章

大功团团长石万山今年真是流年不利。这不，刚一开春，他就遇到了自己命运的倒春寒，本来该他好好露脸的节骨眼上，却找不见他的踪影。

石万山本该露脸的机会就是在 DF-88 新型导弹定型实验的观摩场上。DF-88 已基本定型，今天要一次性发射三枚，一枚打到西北，一枚飞至西南，一枚射向东北。这样的展示，在导弹部队的历史上，即便不说绝无仅有，至少也是屈指可数。如果它表现出色，就标志着中国新的护国长剑铸造成功，马上可以批量生产。导弹工程兵师的下一个主要任务，就是为这把神奇威武的巨无霸长剑打造安全牢固的剑鞘。

观摩大厅正前方竖立着巨大的液晶显示屏幕，屏幕上方张挂着十六个鲜红夺目的大字：严肃认真，周到细致，稳妥可靠，万无一失。这是当年周恩来总理为测试导弹发射操作的官兵题写的，一直成为二炮官兵的工作标准和座右铭。大厅前两排将星闪烁，几个白发皓首的导弹专家夹杂其间。第二炮兵副参谋长周剑锋少将坐在第一排

正中，一反往日的威仪，与专家们谈笑风生。不时有人到前排来向首长敬礼，谦恭地聆听上司亲切而不失威严的问话。

音乐响起的同时，巨大的水晶吊灯暗淡下去，大厅安静下来，所有目光都投注到正前方。屏幕上，自左至右显示出四个画面，深邃的山谷里耸立着一个高大的塔架，宽阔的海面上停泊着一艘驱逐舰，辽远的草原上露出一口发射井，茫茫的戈壁滩上摆放着一只巨大的白色球体。

果断沉着的操作口令响起，准备！开始！

山谷中的隐蔽发射井口悄然打开，八个战士合作操纵着一台移动导弹发射车，一枚导弹从井口慢慢伸出头来，随着塔架的缓缓竖起，灰色弹体上鲜红的DF-88字体映入众人眼帘。大厅里的寂静正可以用老掉牙的“地上掉了一根针都能听得到动静”来形容。猛然，DF-88像一条不耐蛰伏草丛的巨龙，腾空而起，喷吐着火舌斜刺苍穹，向数千里之外的目标怒飞而去。一时间，人们屏住了呼吸。

紧接着，驱逐舰上的导弹发射架升出甲板，湛蓝的海面上迸射出一道耀眼的强光后，DF-88如火山喷射，裹挟着烈焰直刺蓝天。

转眼间，大漠孤烟直、长河落日圆的景象映入众人眼帘。地老天荒的茫茫沙漠中，巨大白色球体静静地等待着飞来的导弹。

雄浑豪迈的男声通过扩音器回荡，“一号飞行正常，二号飞行正常，三号飞行正常。预计十五分钟左右相继飞临目标。报告完毕。”

等待中，观摩大厅依然鸦雀无声。

三枚导弹几乎同时准确击中目标，白色球体靶标被彻底摧毁。

静穆的大厅里，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，夹杂着后排炸雷般响起、很富穿透力和感染力的“哈哈哈哈”，以及“真神！”“太棒了！”“国威军威，看我二炮！”的欢呼雀跃声。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回头张望，然后就笑了。不出众人所料，发出“哈哈”的，果然是人称“狮长”“狮子王”的导弹工程兵师师长顾长天，他虎背熊腰的右侧，正是细

臂瘦腿的师政委成南方,这两人在一起很有漫画效果。虎踞龙盘两人左右的,是导弹师三员猛将——英雄团团长杨得胜、红旗团团长张志勇、先锋团团长高建瓴,在“狮长”的感召下,他们兴高采烈地跟着连喊带叫。前排马上有将军以目光和下巴示意,让顾长天坐到前面去,“狮长”使劲摇头,比划着手势表示自己不去“越位”。

紧接着,满屋子喜悦和自豪的人,全都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。周剑锋中等个头的健壮身躯比平时更为挺拔。平时不轻易动感情的他,紧握住右边老人的手,使劲摇晃,满脸是笑,“贺院士,祝贺祝贺,热烈祝贺!成功了,太棒了!”

贺院士眼镜片后隐约有泪花闪烁,声音颤抖,“发射也很精彩,同贺同喜。”

周剑锋仍然把贺院士抓得牢牢实实的,眼睛熠熠发光,“院士,什么时候可以装备部队?”

“这是计划中最后一次试射,估计一年后能批量生产,那时就可以装备部队了。周副参谋长,DF-88需要的阵地,什么时候能建成啊?”贺院士紧盯住周剑锋的眼睛,反问道。

周剑锋终于松开手,转身喊道,“顾长天——”

“到!”顾长天狼行虎步奔过去,圆脑阔脸上,一双豹眼闪闪发光,蒲扇般的大手始终举在耳旁行礼。

“顾师长,现在告诉你吧,你们正在修建的石破天惊一世纪龙工程,就是为DF-88筑的巢。这柄新型护国长剑的威力,刚才显示过了。请你告诉贺院士,什么时候能把剑鞘打造出来?”

顾长天情绪高昂,带着对工程兵师绝对自信的笑容,“啪”地又一个敬礼,“是!”一转身,扯开高门大嗓,“石万山——”

没人回答。

声音至少提高八度,“石万山——”

还是没人答应。

顾长天急了，忘了身处的场合，忘了眼前是总部领导，也忘了旁边还有专家和其他首长，狮吼起来，“怎么回事？石万山呢？”

成南方在后排急得直向他摆手，顾长天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赶紧压低声音对周剑锋解释，“首长，这个工程的龙头是大功团承建的，石万山是大功团团长。”

这时，一个中尉气喘吁吁从外面跑进来，敬礼报告，“首长，观摩开始前，石团长就走了。”

“走了？他吃豹子胆了吗？”“狮子王”的黑脸气得煞白。

“报告首长，山体滑坡，把龙头工程的主洞口埋住了，情况紧急，石团长回部队了。他说不敢打扰首长，交代我等观摩结束后再向首长汇报。”

顿时，观摩大厅重归沉寂。工程兵师刚才龙腾虎跃的几个人全傻了眼。片刻后，周剑锋声音低沉，“有多少人在洞里，你知道吗？”

中尉低下头，“八个。”

霎时，所有人雕塑般凝固了，大厅里静得可怕，每个人都听得见自己的心跳。

顾长天铁青着大黑脸，豹眼几乎要突出来。成南方瘦削的脸上挂上一层霜，两片薄薄的嘴唇死死地抿着。片刻，周剑锋威严地对秘书说，“马上接大功团。”大步流星往外走。

群雕活动起来。人们一个个神情肃穆地离开，偌大的厅里，只听得一声声叹息，一阵阵沉重的脚步声。

山体滑坡，这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，一下把新型战略导弹发射成功的喜庆气氛破坏殆尽。

早春时节，北京阳光灿烂花娇柳媚，而在太阳山地区，却正是气候最恶劣的时候。绵绵不绝的连阴雨，淅淅沥沥凄凄惨惨地昼夜下个不停，日息月隐，苍穹冥冥。满地都是污泥浊流，满世界都阴晦潮

湿。在这样的地方，在这样的日子里，人也似乎阴湿发霉，随时能被拧出水来。

一年里难得见几次太阳的太阳山，山体庞大，纵横绵亘，在导弹阵地设计工程师眼里，它的等高线也很符合条件，这样的山体和地貌，是让战略导弹藏龙卧虎的好地方，再加上太阳山地区终年多雨的气候条件，都使得它被首选为建筑战略导弹洞库的最佳地域，因为无论是隐蔽还是机动作战，它都是一个天然的伪装网。

天时地利都具备，“石破天惊”龙头工程自然落户于此。然而，谁也难以预料，龙头工程主坑道的切口刚被切好，就遭遇到连续几十天的霏霏淫雨。终于，坑道切口不能承受山体泥石滑坡之重，被泥石流淹没了。

曲折蜿蜒的盘山公路上，一辆迷彩外壳的切诺基开着大灯，在迷蒙雨雾中颠簸穿行着。石万山紧绷着脸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，浓眉下一双深邃锐利的眼睛直视前方。线条硬朗棱角分明的脸庞，刚毅霸气的板寸发型，笔直挺拔的腰板坐姿，使得这位四十多岁的导弹阵地工程主攻团团长，周身透出一股肃杀的英武之气。

连阴雨对这个切口的杀伤力就这么大吗？是天灾还是人祸？到底是哪个环节的问题呢，施工不当，还是设计上的纰漏？石万山蹙起眉头，苦苦思索。可是，按理说，这么重要和大型的导弹阵地的设计，历来都是由二炮工程院总设计师秦怀古亲自主持，秦老历来以工作严谨和要求严格著称，从来没有出现过失误，怎么可能呢？不，绝对不可能！

他下意识摇头，否决了这个思路。

且不论是什么原因吧，整个工程兵师一年的伤亡指标是多少？只能在万分之一点五以下！这下倒好，自己团里一下就给埋进去八个！这些人目前是死是活？……忧虑和焦灼，使他的眼神更为深邃，面容更为凝重。万一……万一他们有什么闪失，自己的军旅生涯走

到了尽头不说,从此心灵一辈子都不得安宁。

修了二十几年导弹阵地,石万山早已熟谙导弹阵地的特征和脾性。为了隐蔽,开口要小;为了防御核袭击,坑道要长;为了能多存放导弹,库容要大。小口子、长脖子、大肚子的导弹阵地,哪一块骨头最难啃,他一清二楚。刚一切口就出了天大的事,真不是好兆头啊!

想到这里,石万山不由打了个冷噤,命令司机,“开快点,再快点!”

司机用左手飞快地擦一下额头的汗水,偷觑一眼右邻的脸色,小心翼翼地回答,“团长,下雨,路滑,这路上很危险。”话虽这么说,速度还是有了提高。

寒风挟着冷雨,似乎永不疲倦地向玻璃窗袭来;黛色的山峦,静默的莽林,陡峭的峰岩,峻壁下奔腾的涧流,犹如一幅幅苍凉凝重的油墨画卷,不断从车窗两边漫过。

突然,一股山洪席卷着泥石流呼啸而下,“哗”地落在车后。

好险!

浑身泥泞像只脏猴子的切诺基,七拐八弯,上坡下坳,渐渐地,连山坳上寥落依稀的村寨民居也见不到了。除了汽车发动机的轰鸣,山林间死一般的寂静。

一根横木杆出现在眼前,旁边是醒目的告示牌,上书鲜红的大字:“军事禁区,未经允许,不准入内。”两个战士头戴墨绿色的钢盔,手持乌黑锃亮的冲锋枪,肃穆庄严地伫立在雨中的告示牌旁。切诺基减缓速度到面前时,两人立正,挥舞着小红旗,姿势很优美。

汽车戛然停下。七星谷禁区第一哨——七星谷检查站到了。

“首长,请出示特别通行证。”哨兵神情严肃冷峻,口气不卑不亢。

司机的验过了,石万山还在一个口袋一个口袋地掏,额头上沁出了冷汗。糟糕,身上根本没有。

司机看看石万山，跳下车，拍拍哨兵肩膀，“你没见过团长？出事了你不知道？今天请你们就特事特办，通融一下吧。”

圆头圆脑十分壮实的哨兵庄重地向司机敬个礼，然后一副六亲不认的架势，“对不起，没有证件不能放行，这是规定。”

司机瞪圆了眼睛，“工地塌方了，你不知道？”

哨兵对已经站到面前的石万山敬礼，“对不起，团长，不管什么情况，我们只认证不认人，这是规定。如果您的证件实在找不到，那就只能请保卫股长来领您进去。这也是您给我们定的军规。请原谅。”

石万山庄重地向哨兵回敬军礼，“好样的！没有证件，就是天王老子玉皇大帝来了，也不让进！”一拍脑瓜子，“这记性！”

他奔回车里，从驾驶舱的小抽屉里翻出证件，如释重负递给小胖，脸上露出笑容，“哪个营的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受到表扬，哨兵笑得天真灿烂，“谢谢！”还回证件，清脆响亮地回答，“我们是一营的！我叫王大伟，他叫孔跃，跳跃的跃。团长，再见。”

“再见。你们都是好样的！”

司机抹一把脸上的雨水，拉开车门刚要上车，被一只大手拽住动弹不得。他一愣神，石万山噌地跳到方向盘前，迅速系上了安全带。司机一脸无奈，赶忙从另一边上车。

“把我的证件拿好。二道岗，三道岗，不能再耽误时间。”石万山猛地一踩油门，切诺基轰的一声迅疾蹿过检查站。

“团长，路滑……”

“啰嗦！快系上安全带！”

沿着盘山公路，切诺基上下左右不停地颠晃着，朝黑黝黝的深谷驶去。

群山笼罩在灰蒙蒙的雨雾中，时隐时现出黑黢黢的粗犷轮廓，七星谷深谷山体滑坡处，丝丝密密的雨帘下，两台挖掘机不停地工作着。

三十多岁的大功团一营营长张中原皮肤熏黑，面相淳朴厚道，中等个子壮硕敦实。他带领战士蹚着没膝的黑色泥浆，在挖掘机的空隙里抢挖泥石，头上脸上不时滚下汗滴和雨水。

一级士官方子明一边挖着，嘴里同时嘀嘀咕咕，“营长，我说了开工那天要杀只鸡祭山神，你们领导不听，还批评我，你看现在……”

“还胡说！话太多了，给我加紧干！”张中原瞪他一眼。方子明做个鬼脸，低头闷声挖起来，动作频率比刚才翻了几倍。

又有两辆挖掘机面对面开了过来，左边一辆尚未停稳当，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团政委洪东国就跳了下来，大声吼道，“张营长，把你的人撤下来！别添乱了！”

平时总是温文尔雅笑眯眯的洪政委突然发火，把张中原吓了一跳，一时有些不知所措。他抬起头，脸上的水流趁机溜进他嘴里，他喉间咕噜一声吞咽下去。

战士们停止挖掘，都露出不解的表情。

洪东国马上为自己的态度自责起来。取下蓝色头盔，抹去脸上的水珠，刚才面目模糊的他，立刻显现出一张白净的脸庞。他冲张中原笑笑，那意思就是道歉。好脾气的洪政委发脾气自有其原由，他刚接到师部电话，师长政委在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士兵的同时，言语之中责备他没有把好安全关。

张中原走过来，憨厚地笑笑，咂咂嘴，“政委，这么多挖掘机，施展不开呀！”

是啊，刚开过来的两台挖掘机，就像两头红了眼的斗牛，相互死死抵着犄角，互不相让去路。

洪东国长叹一声。这叹息似乎是对挖掘机的专门指示，两台机器应声停了下来。

几乎与此同时，泥牛般的切诺基一个急刹车横亘到挖掘机前。

“老石！”洪东国叫起来。

张中原惊喜地叫道，“团长回来了！”

“老洪！”石万山以猛虎下山的姿势跳下车，趋前与洪东国握手，“情况怎么样了？”

“还没有大的进展。”洪东国脸色暗淡下来。

“走，带我去看洞口。中原，你也来。”

三人深一脚浅一脚往坍塌的洞口走去。

正环绕着洞口四处走八方看时，石万山突然脚下一滑，挣扎两下，最终没有站稳，仰面摔倒在泥水里。洪东国和张中原赶紧把他拉起来。泥浆从石万山头上往下流淌着，他往后捋了捋头。

“老石，你赶紧回去换衣服。”洪东国看着他，直心疼。

“没必要。现在分秒必争。”

“团长，这样会生病的……”张中原眼睛里饱含焦灼。

“别说了，战士们的棉袄早就湿透了。”他抬腕看手表，“现在四点二十七分。准确的出事时间清楚吗？”

“上午九点零五分。”张中原回答。

天爷，都七个多小时了，洞里肯定没有多少氧气了。人命关天啊，他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千万别出大乱子啊……一时间，石万山脑子里乱哄哄的。

“张中原，这么长的时间里，你们都干了些什么？”

“我们一刻也没停过，一直在挖。还有，为了尽快将坑口挖开，我们用了简易快速架设的抗滑桩，把上边的滑渣挡住，防止它们继续下滑，”张中原显出委屈的神情，噤嘴着，“挖掘机施展不开，起不了大作用，又不敢用大型机械，大张旗鼓干的话，怕敌人的间谍卫星拍